



再刻
改正

淮南鴻烈解七

□13
3488
7



門口13
號3488
卷7

昭41年12月20日寄
原安三郎氏贈



改正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三

漢河東高誘注

汜論訓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大歸於一故曰汜論

上古如此若民風不改聖人何事於許多制度

舊刊飾作餘鳥作鳥並非

此後世之尚

古者有整謀而綰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蓋頭者纓整帽言未之知制冠也綰領皮衣屈而紕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裙以為領一說整放髮也綰繞頭而已皆無飾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呵也懷歸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政不虐生無天折也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褻衣博帶句

文正佳有鳥以年

卷十三

十一



舊刊委委作夏委非

襟委章甫哉褒衣謂方與之衣如令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太帶句襟今之曲領褒衣也委委貌章甫古者民澤處復穴

處居也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為

室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蚤蚤聖

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

雨棟屋之垂也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

也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黃帝綵恬麻索縷手經指挂

其成猶網羅功也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

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耜

耨屬蜃大蛤摩令利木鉤而樵抱甕而汲鉤鑷也樵薪蒸甕也

甬作重誤

子迪先生曰曰恐謂武恐無椽推一作擾讀曰優椽塊推也字

今究州曰小武為甕幽州曰甕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耨鋤芥

柯而樵桔臯而汲椽推三輔謂之民逸而利多焉古

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俞木方

版以為舟航舟相連為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

運所有乃為鞫祖躄而超千里肩荷負儋躄之勤也

也勤勞也而作為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

而不勞為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

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民迫其

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

造作操

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當時之

可改則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

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舜不告而娶非禮也

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

兄廢長立聖以庶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

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

數左行二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

年而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

月而生於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

冠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夏后氏殯於

詐階之上禮飯于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詐階在

墓也於詐階猶在主人位未忍以賓道遠之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

於堂上兩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此禮之不

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夏后氏塋即周

夏后氏禹世無棺槨以瓦廣二尺殷人用槨用槨為

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上曰塋周周宜以棺周人兼用棺

為制也周人牆置翬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

狀如今要扇畫文挿置棺車箱以為夏后氏祭於閭

於室中中殷人祭於陽且祭也周人祭於日出以

朝於日出時祭於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

此即三代不同禮五帝不浴襲之意

女正佳月鳥羽

三

周作用

公穀之中有此事可考

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槩矩獲約之所周者也樂方也獲

度法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父所命養已者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謂之慈母禮為緦麻三月昭公獨練也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侯臯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

非舊刊置作致恐置之誤

此其立論之大指

侯而娶夫人由是廢置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為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

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

不襲所常而變通之此所謂道也

舊刊恐上缺字春臺先生之說也

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之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聞其言言不如得其意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聖人所言未可言時本意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微妙凡人雖得之口不能以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深隱幽冥不能言言微妙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斷也事無由已請而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如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

舊刊四海作海內一作四海

矜伐一作伐矜

此以聖人一身而三變况於治天下時移勢改其可執乎

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圖籍也政治也籍或作階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扈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懾服也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之質也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人以其寵位行其人所好憎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

收王維南鳥以解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事即道之所行
道有定理事无
定用

舊刊緩急作數
急子迪先告數
恐緩故謂間當
有日改二字

舊刊作身亦一
無身字無者是

不必其常但求
其當則事无不
谷道矣

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之行

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

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聲故曰

絃有緩急柱有前却故日改調事亦如之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

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基耳非

射之具也非能必中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

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

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

更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

器作氣誤

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古者人醇工麗商

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麗器堅緻也商是以政教

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

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策鑿而御駢馬也

鏑銜口中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也昔者神農無制

令而民從繩以治也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

有文章其政當仁義民夏后氏不負言言而殷人誓

以言語要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逮至當今

之世忍詢后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

此論古今民風
原不相同故法
不可不變
突作突口作日
並非

柔一作矛

整作漸非

古今之不同如此

執在古聖人常不

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
 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
 兵弓劍而已矣槽曹柔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矛無
 刺鋒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檐以守隆高也衝所以
之渠整也一曰渠甲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連車弩通
名檐檐所以禦矢也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
挽之引以刃著左右為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
機開發之曰銷車今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
黃口幼也二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
毛有白髮者

治勇作萬民舊
 刊作萬物
 因時變而推移
 非識道不能

舊刊聽作耳從
 治要改之

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
舞於兩階之間有苗服從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
 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
 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民制焉制猶賢
 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
 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
 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聽
 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
 秋變周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

執之不能適治

子循也循遵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負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精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

舊刊精作智今從治要

舊刊上下皆作聖王治要上作聖王作明

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明主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晞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

天道與時變化聖人亦然乃所謂道

陰陽恩嚴利害皆不可執

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

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

專任其大臣、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

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

姓、呂簡公其後也、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

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

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警、以殺子陽、

獬、狗以亂擾舍人、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

因、之、以、殺、子、陽、

習不瓦磨

此執於柔者

舊刊敬言作敬言

此執於剛者皆

致禮而不能治

舊刊務作矜

柔懦者、侵則務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務為柔、懦此

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

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

無轉、清之則焦、而不謳、及至韓娥

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

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

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

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

此又見剛柔並

用尚有主於中

而得其道非徒

徇外矯拂而為

之也

子迪先生曰注以侯

同曼聲尊為二人恐

誤侯同末考蓋歌

聲之名

中無主者亦然

收三維相攝則解

卷三

九

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

此中有生者

喪其西河之地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後代呂氏為

齊侯春秋之後借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而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

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

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孫叔敖楚大夫夫弦

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

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

子之所立也而揚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

父是四時而行是以非命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

謂不之不衍

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拔

也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

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大蒙反踵空同大夏比戶奇肱

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

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

之外八寅之域者也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

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

推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

舊刊域作北
寅地形訓可考
此作域

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道和陰陽鼓一聲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斷割故擊之

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

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之有獄訟者搖鞀鞀亦訟於事故取也

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食也

以勞天下之民勞猶也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

不足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

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

人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也發適戍入芻豪戍守長城也入芻頭會箕賦輸於

勞或去聲

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然歛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之司農也丁壯

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縣東至會稽

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

也會稽或作滄海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北至飛狐陽

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伏郡廣昌東五阮門是也道路死人

以溝量溝言滿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

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劉季也舉天下之

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執無道

以求百姓之命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

此又非禹之時矣

又一變矣

之功作之非

又一變矣此于本朝之事為獨詳

唯見之不廣大故文武各執

澤才過千人為雋百人為豪萬人為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

而給代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奮武厲誠以決

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

肖武也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

功言王文王受命之業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

高祖於新豐所作皮冠也曰委貌冠總離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

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

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楯戚斧也春秋

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

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

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

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言廣大也

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

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見四方也國之所以

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堯無百戶

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眾湯無

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

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

唯在得道不在大小

聖人之先見如此非常人之見也

舊刊待作一

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也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大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暮年而紂乃亡終古向藝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

王誅紂以甲子克之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

治世無小亡者若此若據常人之見興亡何自而知之

至此盡露前意存亡亦不可執大小而論

舊刊就作造治要作就反覆辯論發上意耳

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潛王以大齊亡為淖齒所殺也田單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

十城唯即墨未下田單以即墨率即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周在西天乃

眷然顧西土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就其所

文正佳兩篇

卷之...

十一

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
 殺湯於夏臺臺或作宮紂拘於宜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
 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疆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
 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
 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
 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已之德而乃反備天下之人來誅也天下非一湯武
 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
 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終
 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

治要當作慮乎

存亡在道之得失發越盡矣

能之以以無治要王作者見上有終字

周公唯求之於道不恃其險

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剋殷欲築宮於五
 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
 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
 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
 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為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
 滿而不溢也昔者周書有言曰周史之書上言者下用也下言
 者上用也用可否相濟也上言者常也為君常也下言者權也此
 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

信為過而誕為
功道何可泥也唯
尚於事而已亦
此意

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
 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水至溺死也直
 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
 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
 者王城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
 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
 存鄭國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饗牛羊曰
犒賓者指犒也秦師曰行千里而襲之遠主
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遂
還師而去也故曰却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
 反為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王恭

與晉厲公戰於陰陵呂錡射楚恭王潘尪養由基黃
 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篡晉救
恭王衰讀維微讀救恭王懼
 而失體威儀不如常
坐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楚促其體恭王乃
 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失禮謂舉
足楚君也昔
 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
 也蒼吾繞孔
子時人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
 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
 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
 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道於患也則舉足

按攝疑懾

斃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
 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也至其溺
 也則捽其髮而拯捽升也出也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
 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
也而况父母乎故溺則拯之
祝則名君周人以
諱事神敬之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
 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
 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
 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
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
醜反善合於宜適
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

聖人知道之權
 故能適治

象字可疑

舊刊禽作走禮
 記作禽
 非通雅卷四十
 五喜鵲曰乾鵲
 一曰飛鵲鳥張茂
 先陶負白皆謂鵲
 為飛鵲以其色雜
 也玉女石以乾鵲
 音虔謂乾鵲也

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
 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
 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
 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猶結
 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
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
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名又嗜酒人以酒
搏之飲而不能息不知當醉以擒其身乾于鵲知
 來而不知往乾鵲鵲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
知歲多風多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也
 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萇弘周
景王之
大夫數
曆術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

陸佃曰傳枝受卵不墮地故曰乾譎

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為殺長弘以釋之

蘇秦匹夫徒走之人也

蘇秦洛陽人嬴秦之從無有不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

秦相趙趙封之為武安君初帶韞囊擔步蓋歷說萬乘之君合山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

從無有不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

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

設武備楚太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耻

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

報怨於吳王夫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此皆達於治

終已疑之賜其屬鏹以死屬鏹利劍也

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長弘知天道而不知

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

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身謀也聖人則不然論

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窺

內之尋常而不塞尋常在大小能小不塞急也

天下荒亂禮義絕細紀廢彊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

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蟻虱乘加也攘平除生

處帷幄而兵不休息猶巢也

而乃始服屬吏之貌

諸人有所知有所不知故致禍亂

又反言執滯之不可

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

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為殺長弘以釋之

蘇秦匹夫徒走之人也韞囊蓋經營萬乘之主服

諾諸侯然而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嬴秦之從無有不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

秦相趙趙封之為武安君初帶韞囊擔步蓋歷說萬乘之君合山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

從無有不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

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衰亂之世脩行仁義不

設武備楚太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耻

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種佐

報怨於吳王夫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此皆達於治

終已疑之賜其屬鏹以死屬鏹利劍也

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長弘知天道而不知

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

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身謀也聖人則不然論

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窺

內之尋常而不塞尋常在大小能小不塞急也

天下荒亂禮義絕細紀廢彊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

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蟻虱乘加也攘平除生

處帷幄而兵不休息猶巢也

而乃始服屬吏之貌

又歸結至人之道如此

舊刊治作名治要作治

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前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不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治也。此四策者，聖人之

見取其大不當拘其小

舊刊之下脫地字

所獨見而留意也。詭屈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為臣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以滅爭國之惡也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掩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也。灼，燃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河上本處有易之地，猶多以大言之也。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也。以諭萬事，多覆於少也。雖有激波，猶以為平者多也。猶插抽冬生人曰冬死者衆也。以尋常猶之為平也。

齊麥夏死，人曰：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

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

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耻死而無功，

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室，三戰所亡，一朝而

曹子管仲正不
拘其小而能立天
功者

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糾

糾而不能遂，遂成也，不可謂智。道逃奔走，不死其難，不

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

布衣弗友，人君弗臣，布衣之士不以爲益友也，人君不以爲義臣也，然而管

仲免於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匡天下

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

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其小善，則失

賢之數也。畧大也，小善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

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涿，不能生鱸鮪，鱸鮪大魚，長丈餘

細鱗黃首，自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土，得過龍門，便爲龍，而蜂

房不容鵠卵，房巢也，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

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

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涿聚

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而爲齊忠臣，段于木，晉國之大

舊刊，小上脫其字，節下人字作而

總出前意

塚作塚非

僧作會非

駟非也而為文侯師也言魏國之大僧也孟卯妻其

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為魏臣能

舊刊髮下有而字今移婦人下

安其危解其患也景陽淫酒被髮御於婦人而威服

亦即前意

諸侯景陽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

畧得也畧猶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

見小節之不足取

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

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畧屈伸用屈廢也故小

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眾好擯人之善揚人之

藏眾人所疾而不容之也一說訾毀人行自獨卑體大者節疏踈距

者舉遠疏長踈足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

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

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

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天下不以舜有卑父之謗

瞽叟降湯武有放弑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弑紂宜室五伯有暴

反覆不過上意

亂之誅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是故君子不責備

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

訾文武而不以責責文備具而不求於一人則任以

人功任其力所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

一本一字無無者是

類疵也玉篇絲節不調也

自脩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考瑕釁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類若絲之結類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俎調五味以于湯卒為賢相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眾人

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眾也夫發于鼎俎之間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解于累紕之中興于牛領合之下洗之以湯沐弗之以燿灌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燿火取火於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祓除不祥也立置也本朝國朝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於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之術取人而亟求賢於朝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可言求賢也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

此以下又見人之難知惟至人能知之若前所謂不拘小節者又不可執也

也夫發于鼎俎之間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解于累紕之中興于牛領合之下洗之以湯沐弗之以燿灌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燿火取火於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祓除不祥也立置也本朝國朝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於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之術取人而亟求賢於朝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可言求賢也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

治要無事字是

已正淮南江列解

卷三

五

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

象人之所眩耀也肖象似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有知非

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真仁也戇者類勇而非

非勇戇者不知畏危難有似於勇非真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

葵之與苒則論人易矣夫亂入者芴窮之與蒙本也

蛇牀之與蘼蕪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

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劔工惑劔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

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

碧盧或云砥砭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

越絕書有薛燭然則薛燭庸子二人名

春其至先生曰若狐甲猶言狐甲許也

葉韻吟色洽音噴玉音以口軟飲

至人之知久如是

子迪先生曰按刀鉤言細物也

君山先生曰天子之子當作下

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

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

狐甲於劔而利鈍識矣薛齊邑燭庸氏子通利劔史兒易牙淫澠

之水合者嘗一哈惡水而甘苦知矣史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哈

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

辭廩丘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

而不受故不復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成人堯

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

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

女正淮南江列解

卷三

五

此言知人之法

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矣故
 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
 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
 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
 人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
 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為德
 善取者人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
 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
 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尅趙氏之臣張孟

又謂有知人之道

又謂有知人之道

談替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 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

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
 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
 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天鼎於庭中而
 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
 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
 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
 車敗右服失馬服中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
 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

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

與晉惠公為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倍秦納已之

賂秦興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

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

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

而為得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重罪者

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

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看分兩也。訟而不勝者出

束箭。箭十二為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治箭之筭，鏹金枉者也。

得一作德

子迪先生曰：分，分限也。注分兩非。

上叙幾人又結出聖人之用，正如此亦祭而制大也。

而為刃。刃五刃也。刃劍矛戟矢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

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

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

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

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名也。魯之諂人孔子產誅也。子產誅之於東觀之下。子產誅

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以近諭遠

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

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為善，淨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

故易為為不善，貪欲無厭，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故人自成，戾其天性，故難。

舊刊慕作惑脩作循今從治要改之○私字衍

此天轉論人之善否在惑於利害廣譬博喻未復歸於聖人以道治天下然使天下為善而不為惡有道存焉

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慕，脩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

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牡籥金印，封亦所以為信也。固，閉藏也。篡弒，下謀上也。矯，擅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修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

勒，主問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

治要首下有者，屈作曲階作首

治要，自上者，恐

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

遂，成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

唯聖不惑于嗜欲

過一作遇

有一作所

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故

猶意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逆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不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雷溜水足以溢壺渴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

人當以度量儉約自處則無害

舊利食上則字在寒下今從治要改之

利欲之奪人性亦若此

術度量則食充虛衣御寒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悅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起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拚其氣也拚奪也又况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鷺扣毛者

文正佳句

卷之三

三

常人之見與聖人異

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不怪也、水生蠃、

龍、甚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燐、燐

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為燐、望炯炯若燃火也、山出噪、交陽、山精

也、人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也、木

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子穿

井、獲土缶、其中、有羊是也、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

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

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為之、立禁、機祥

一本無達字、機機通

聖人之見不能喻人、故假此以立威於天下

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

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為上牲、大高、祖也、曰上帝、葬死人者、裘

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軫、其肘也、軫、擠也、枕戶、攢

蘭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

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為上牲者、非彘能賢於

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為彘者、家人所

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

者、非能其綈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

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物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

不疑衍

說山說林、攢作攢

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資用也相讐忌也戲以刃太祖射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心也枕戶搆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拘角者離者必病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機祥

換一作通

此聖人教人之意

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機祥而狠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帚曰拊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且至也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

莊三十年公羊傳注例手為唐安指為

葬下疑脫字

舊刊為火作於火
聲同誤

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重累故炎帝為火而死為

竈炎帝神農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於竈神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勞天下謂治水土

之功也託祀於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稷周棄也羿除天下

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堯時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

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竈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田為宗布

謂出也或曰今人室中所謂祀之比楚有任俠者其子

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

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

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

祀於作於祀倒
謂出二字衍

常人不明利害
之反復亦若此
矣

春臺先生曰若公
謂夫也

呂子若公作姑姁

子迪先生曰勃恃
音同

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

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

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

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

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

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馱馱載者

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

上以為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

菟兔為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為之豫兩玦相

前及復廣辟又
總歸結治與道
在聖人得之
前事種種說

舊刊乃逾作乃
逐誤

人以天道至和而
萬物仰帝王得
之則與同矣亦
結前意

裏作稟非

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鵠目大而眇不
若鼠蚘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小不若小衆不若
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
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
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
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大廟懸冠解劔緩帶而寢
非効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
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螫蟲鵲巢皆
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裹道合至和則

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改正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三終

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
 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
 不為名尸也尸主也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
 形行無迹遊無朕也朕北也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
 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
 為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
 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
 人視之入之所指動則有章入之所見行則有迹動
 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

無為王子慶忌死於劍

王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

使要離弄死於挑掇掇大也挑木為之擊殺弄

子路殖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

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

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元豺鶴之捷來措

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

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

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人為人性之無以通命之情者

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

韻會措側革切
追捕也王莽傳
追皆音徐次載

莫疑衍

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
 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不正不可以為員身者
 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
 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
 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
 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
 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
 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矣天
 下不可以智為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

果曰
春堂先生曰游
數數術也

數句論為治之
道最關天作最
切用有志于天
下國家者得是
說而存可幾而
理矣
二句亦是見道
之見

舊刊性之至平平
十五字混在必字
下今改焉
素作索非

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
 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
 而德無位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度水
 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贏必遂又况託於舟
 航之上乎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
 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
 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
 於去載於去載於亡者中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
 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

夫以柔勝者
聖人恭也無為執
簡御煩之說來
却說得玄虛了
所以不可見之實
用

柔弱自得之說
捨末不出老氏
稟曰

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多知為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與同則格已以強加之則戰格也柔勝

正以柔勝者也

此段議論亦本
聖人恭也無為執
簡御煩之說來
却說得玄虛了
所以不可見之實
用

出於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無以天下為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為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騷法騷法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

河瀆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臯陶也有聖名者堯也
 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為已用不得其
 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
 來觸而覆之雖有伎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
 謂張之一謂歛之持舟檝者謂近岸為歛遠岸為張也再三呼而不應
 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
 能虛已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
 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
 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

舊刊免上脫以
 字據治要補
 之

弗作非誤
 幾一作迄

至一作生

智不足以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
 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
 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
 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弗怨則幾於道也聖人
 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
 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
 福必來信已之不攘也攘却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
 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矜自
 功也伐其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閑居而樂無為而

舊刊未得作無至下脫矣字

有為者不若元為之應

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則
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
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以
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
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
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乎故治未固於不亂治不
道尚未固也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
者必剝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
則益動有為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不可行道

劉淮南論禍福之理最詳而此又歸之天理不可謂不軌于道然幸以反見誅安在其能言哉

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殺秦穆公勝西戎為晉所敗於殺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栢莒楚昭王服諸夏而吳敗之栢莒春秋作舉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也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眾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

收正惟兩鳥列錄

卷二十一

六

聖人能盡道而天下莫知是之謂神

人賊為善則觀衆人之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循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心善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

舊刊為作偽一作為

盛作聖非

不能盡道者與聖人相反

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為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也息止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已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治不脩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貴更償也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故重

喜于有為者皆有心有言者也故不能盡道

為作人非

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探籌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說已之鑑見其醜則善鑑鏡也鏡見人之好醜以為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已焉則免於累矣而不與已鏡也

而不自有公孫龍粲於辭而質名公孫龍以自馬非馬水不寒炭不熱為論故曰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產誅之也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

用巧不若自然

一本並作明惡作

之字恐衍

湯武之王亦自然之遇也

出於非

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言知巧之所施始之於陽善終於陰惡也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

出作來非

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為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拚跡於為善而息名於為仁也外交而為接事大而為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入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及背叛也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六兩曰錙錘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為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

呂氏見應言為今割國之錙錘矣而因得大官背事富國篇錙作錘韓詩外傳作割國之疆垂

盡其在我而聽其在入即道所當然也

春堯先生曰敬讀為效

一者虛而無為也即前面聖人所能者

愚一作惠

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斃死而民弗離則為名者不伐無罪而為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為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為也所以無為也何謂無為智者不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患可謂無為矣夫無為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

知勇即非也

春臺先生曰術猶道

舊刊禦作圍伏作扶一作御伏

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
 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已棄數
 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
 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
 簡備自負、負而辭助、自負自恃也辭助不受傍人之助也一人之力、以
 禦強敵、不伏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
 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
 多賦歛、實府庫、則與民為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

任者自任、非不任人也
 勝心則不害性、斯能執

舊刊重作推一作重

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
 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
 脩明矣、聖人勝心、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而以百姓為心也衆人
 勝欲、能勝止也而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
 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
 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
 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
 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
 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

三關二字一無
君山先生曰謂謂
目耳口也注恐誤

於性三官交爭三官三關謂以義為制者心也割瘞
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
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
為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
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
養性節寢處節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
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瘰疽之發而豫備
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
牛之鼎也崑山
之玉瑱崑山崑崙
也瑱式也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

聖人雖勝心不
勝欲然以在其
自然不求其功
而功自成謂之無
為亦可也
鈴一作矜

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
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
所求至也處尊
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
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鈴矜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
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
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
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
之益見也三代之所
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
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

不用智力而賢
于智力遠矣

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已者也。言已不能使人無智力，但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則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桀紂而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為物先倡。

扶作失非

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為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為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如鵠鷹一舉十里，則形如塵，芳以其翮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行道之人，指以為期，直已而足，物自生，萬物以足。百姓故生之也，不為人贛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

聖人執其天而天下自取足于聖人，猶天地日月然。

塊一作鬼

下喜一作善

怨一作惡

舊刊焉作為誤

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
 喜得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喜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
 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情欲也而為受名。名興則道
 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
 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
 不求福者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
 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為
 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下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
 身者。焉可以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故可以天下託也。不知道者

狂生不知道之無為而勉而為之者

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
 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
 生。終身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愁。入禍福皆生於已。非旁人也不喜
 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持無所監。所監者非玄德。故為
 狂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
 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准循
 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
 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
 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非聖賢之音彼自為一家言也

舊刊謀作之作謀

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衆不觀視也行不觀言不議通而

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

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

遊不得已而為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情無符檢非所

樂行所不得已之事揖讓者不為而為而不解構耳豈加故

為哉豈故者遭時宜而制禮非故為也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為悲

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為麗歌舞而不事為悲麗者皆

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強為悲麗善博者不欲牟博者慕不傷為謀也不

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適也行由其理雖不

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欲勝也馳咒

者不貪最先馳競驅也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

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

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

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

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雖有智慧鑽之彌窄

無術不能達也能達也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

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

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古琴五絃

不之弊若此是故至人貴

殺作敬一作殺

至周有上伊則為七周公殺孺如不收於前孺前肩之美也

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

百晦之田一夫一婦守也不遑啓處遑暇啓開也無所移之也以一人

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者

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

無虧尸不能治狗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

教也弗能無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

不能御者不可以為僕無害於為佐故位愈尊而身

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

無字一無

上無字一無

舊刊脫可字

緩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有為

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

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

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為直不能相

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也不爭也兩人

相鬪一羸在側羸劣人也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鬪者

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

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

以知要道過則自非中則以為候闔行繆改終身不

舊刊知下脫也字不上二有以字

甚言不知之害

有謂二字疑

堤一作堤

易簡者一也夫地之道也

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訕有福則贏有過則悔有功則
 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
 有謂古禮執羔麋鹿止成文儀文米可以將少而不
 取其跪乳羣而不黨有行列也瓶甌有堤堤瓶甌量
 可以將眾蓼菜成行蓼菜小皆
 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
 食洗爵而飲沆而後饋饋進也食也
 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
 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
 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
 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

席弗能安也社桑弱也菰飯糲牛弗能甘也菰周胡也琴瑟鳴

竿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

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

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

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也樂佚

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

心於恬舍形於放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

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度而無既於志

應隱也既灌也已自隱藏不以他欲灌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

舊刊形下脫於字

漑概同

多則不一

唯能大餘其
小者
鹿鳴之說未詳

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

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庶幾軍多令則亂酒多約

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

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

酒嘉者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

之間反生鬪鬪所以飲爭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

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

則入樂之失刺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

禮之失責禮無往不復有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

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

也徵音之中有羽聲而以徵音故仁義智勇聖人之

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立一名者謂仁義智其

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

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

言陽氣自大寒日月長溫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

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

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藿藟出於藿與藟

樽之上玄酒樽酒器所俎之先生魚祭俎上肴豆

子迪先生曰立一
名謂名於德也
如禹之不伐

侵作浸

一本洞同渾沌
之理

舊刊玄酒作玄
樽非

此即不物而能
物物者也一也

之先泰羹大豆謂之豆泰羹大羹不調五味也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
 於口腹而先王貴之貴之而祭宗廟也先本而後末聖人之
 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
 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
 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質有之也言人質不
 於火變不可變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
 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
 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失時
 不與人失其時失其時不與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

舊刊中作「非失
上有不字時下脫
不字今正之

援下恐有脫語

舊刊足脫不字

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
 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不曰我不
 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
 志不以名移志也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
 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
 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身以上從已生
 荒芒上古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滔矣從已身死之後
 時也故遠也以數雜之壽雜也人一生子從憂天下之亂猶
 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龜吐故納新浮

舊刊者作也非

德下脫者字

主下脫卒字

神妙致之理
到此方結出本
旨

游不過三日

浮游渠畧也
生三日死

以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

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

可與言道矣君子為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為非而不

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

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

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者狗吠而不

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

卒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廟之

之明神貴於形也以人神在堂故神制則形從謂神制

情也二字一無

也情欲使不作也而形體從心以合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下人體躁動勝

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雖用於內謂之太冲謂

也

改正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四終

